英國科學界的情況

周培源 講演

沈紹青 記錄

今天我很感覺到愉快有這機會向各位報告新中國人民代表團去年十月訪問英國的收穫。不過，我們在英國雖然走了很多地方，也見了許多人，終因為個人學識有限，並祇和物理學方面的科學工作者接觸多一點，所以我這簡單的報告亦偏重於英國物理學界的情形，請諸位原諒。

我們要瞭解英國科學現況，必得先說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與法西斯國家崩潰以後的英國科學界。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美有許多科學家，響應政府的號召，離開了教育或研究的工作崗位，參加了保衛祖國的軍事科學工作，從事防禦和設計新式的武器。例如英國在此時完成和改革了雷達(radar)。當時英美帝國主義政府對於社會主義的蘇聯依然是歧視的，英美在軍事科學方面的研究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故意地排除蘇聯科學家。

自從德、意、日、法西斯投降以後，從事軍事科學的專家們，許多都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上去，而有一部份人却留下來了，而這些軍事科學機構在1945年以後，仍舊被政府保留，並且繼續工作。這樣，在英國科學界就造成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一部份科學家，因為他們認清楚了如果他們繼續留在軍事科學機構內，則他們所作的研究將要用在侵略戰爭上而不是用在反法西斯鬥爭上去的，所以他們脫離了軍事科學工作，而返回到戰前原來的教育或研究崗位上去工作。但是也還有極小部份並不是第一流的科學工作者，仍被留下來工作，或者即使回到他們的教育崗位上去之後，由於學校和政府的勾結，由於受了專為英國統治階級宣傳的報紙，廣播和電影的影響，依然部分地在做與帝國主義侵略有關的工作，而還以為自己是在效忠於英國。

英國的科學工作者因此可分作兩種：一種是

進步的科學家；一種是對國際形勢認識不清的科學工作者。我們在英國一個來月，這兩種人都遇到過。

英國的統治階級對於蒙蔽人民反蘇的宣傳已收得相當效果。我們在訪英期間，凡是見到報紙上所登載的維辛斯基或馬立克的發言，老是斷章取義，在認識不清的腦子裏產生一種歪曲的影響。事實上英美對於蘇聯的無禮和侵略性的行動，遠在1945年便已發生。當時法西斯國家剛被打垮世界上的人民都存着一個幻想，以為英美和蘇聯要誠心誠意地合作來維持世界和平。其實則不然，所以當1945年蘇聯科學院舉行220週年的紀念會時，英國有許多位被邀請參加的科學家（其中有些是物理學工作者），在臨行前被政府當局阻止住了。出席了紀念會的龐先生(Max Born)是愛丁堡大學的理論物理學教授，回國後在‘自然’(Nature)雜誌上發表文章，對於政府不准許多學者去出席紀念會這一件事，表示很不瞭解。而實在的原因是英國政府恐怕物理學家在蘇聯洩漏了原子能的秘密，所以在那時候英國政府和它的帝國主義份子，對於蘇聯已經充份地表示不友好的態度。

英國政府對於進步科學家所採取的壓迫手段，一天比一天緊。當我們在英國的時候，在霍威爾(Harwell)的原子能研所裏出過一件事情。這件事在法律和道義上說起來是很平常的。那是霍威爾研究所有一位朋德卡佛(Bruno Pontecorvo)，青年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者；他原籍是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改入了英國籍。他在1950年8月合同期滿後，預備在1951年1月到利物浦大學去作教授。他8月離開該所回意大利渡他的假期，嗣後就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依常理，一個人選擇他的職業和選擇他居住的國家是他私人的事情，然而英國反動的報紙却每天詳細登載聳人聽聞的種

種揣測，實際上從所登載的文字中找不出朋德卡佛先生的行為有任何錯誤。從十月中開始一直到十月底我們離開英國的時候仍在繼續這反宣傳工作。其所以這樣做是有用意的，而也確實得到了效果。因為這樣一來霍威爾研究所中，外國人而入英國籍的工作者，都拿出了他們的護照交研究所的負責人保管，表示他們對於英國的統治階級並無‘貳心’。從這一個例子，我們亦可以想像到，在霍威爾或其他準備侵略性戰爭的科學研究所裏的工作者們的工作和思想，要如何與統制階級的侵略政策相配合，方能保持他們的職位。

我們在英國的時候，在報紙上見到英國人發明了一個馬力極大的噴氣飛機發動機名‘薩飛亞’ (sapphire) 的消息，同時又說這引擎已被美國一家航空公司收買去了，而報紙上，例如工黨的每日前鋒報，倒反加以稱道，說是對英國人民是有利的，是英政府所贊許的。這件事充份表明英國人民已經不能夠利用他們自己的發明來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英國的工黨反而無恥地歌頌美帝的獨占行為。

在訪問英國的一個來月內我們遇到了許多位我們所崇敬的進步科學家。我們彼此熱情地談到了世界科學進步的情況。他們甚為關懷新中國的科學發展，對於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成功有無限敬意，咸認為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領導之下新中國的科學有美好的將來，誠懇地期望着新中國的科學工作者能為廣大的中國人民謀幸福。如在倫敦大學的柏貝克學院 (Birbeck College) 有物理學家貝納爾教授 (J. D. Bernal)，他對結晶學很有貢獻，是世界第二屆保衛和平大會主要領導人之一。又如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應用數學系主任雷維教授 (H. Leoy) 是一位具十五年黨齡的英國共產黨員。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的物理系主任，梅塞 (H. S. W. Massey)，蒲洛潑博士 (E. H. S. Burhop)，名生物學家海登 (J. B. S. Haldane)，和潘羅司 (Peurose) 教授，結晶學女教授郎司台爾 (Leathleen Lonsdale) 及考古學院院長，却爾特 (Gordon Childe) 老先生等都是進步人士。孟却斯脫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羅生佛 (L. Rosenfeld) 曾在該城為我們所舉行的羣衆大會上作主席，這是一件極勇敢的事。再如大家所熟悉的李約瑟教授 (Joseph Needham) 是名生物化學家並研

究中國科學與文化史的專家，認為中國的人民革命是發展中國科學的先決條件，故對於新中國有無限同情。他們因為在英國的社會上已有相當的地位，所以統治階級不敢彰明昭著地予以正面迫害。相反地倫敦大學斯拉夫學院的一位講師羅司斯坦 (A. Rothstein) 則因為同情蘇聯而於去年夏天未被續聘。

從他們的工作方面亦可以看出英國的進步科學家的態度和工作如何與人民的福利相結合。例如，貝納爾教授一方面在繼續基本科學的研究，如用X光的方法來研究結晶和蛋白質分子的構造以及研造一架電子計算機，此外並在做水泥的結晶構造並已獲得成果。他認為現在利用水泥作建築材料的方法是很不經濟的。我們平常如用石灰加水，亦可拼合兩塊石頭，而且石灰過了五十年後亦可以變作石頭樣的堅固，問題是在如何縮短五十年的這段時間。如果貝納爾教授將現在利用水泥不合理的情形拿出去公開討論，由於和水泥托辣司的利益衝突而一定會遭遇到強烈的反對。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裏，他研究建築材料所得來的結果是一定可以充份地被利用的。可見他除了基本研究以外，同時復顧到與國計民生有關，真正為人民謀福利的實際工作，

又如雷維教授的教學方法是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裏教師們所採用的不同，他雖是英國共產黨員，因為他有學校裏的羣衆做後盾，英國的統治階級對他也無可如何。他每上一堂課以後，接着就由導師繼續與同學討論問題，把他所講的弄清楚。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教育，理論與實際之間有相當的距離。學工程的學生在學校內所學的只是理論知識，畢業後不能立刻負起實際建設的使命。除非他們於畢業後，必須表示願意為資本家效勞時，方能進入工廠獲得和實際配合的機會。雷維教授則運用他的個人力量和通過他與英國及歐洲大陸上工廠的關係，儘量在假期中送理工的學生到廠內去實習，並嚴格地檢查他們的成績和工廠指導實習的經過。這表明英國的進步科學家亦採取了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教育方法來教育英國的青年。雷維教授的辦法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為他在戰爭期間曾經這樣做過，而今後的環境能否允許他繼續做下去自然是很難說的了。像貝納爾和雷維二教授，才真是英國科學工作者

的模範，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在英國各地旅行亦遇到了許多中國同學和其他科學工作者。他們都熱愛新中國，準備在最近期內返回祖國為人民服務。

關於物理學的研究，例如原子核力的性質和物體的超導性諸基本問題的研究，在過去數年內並無重要的進展。現在的英國工黨政府和它國內的統治階級只追隨美帝國主義之後，準備侵略戰爭，不會大規模地去鼓勵英國的科學工作者去從

事基本科學的研究。新中國的人民則生活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之中。今有無限的機會去發展他們的天才，將來在科學工作方面一定會有輝煌的成就。願在座的同志和全中國的科學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前進，共同為發展新中國的科學而努力。

(1951年1月12日在中國科學院
主辦的演講會上的講演辭)

妄圖利誘教會學校美帝陰謀又一次破產

正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依照政務院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方針的決定，在京召開處理接受外國津貼的高等學校會議的時候，美國帝國主義者又以他一貫的無恥手段，進行破壞活動。紐約美國教會學校托事部，於一月十六日由麥克慕倫簽名，打來了電報給燕大校委會主席陸志韋、齊魯大學校長楊德齋、金陵大學代理校長李方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等，電文中說：‘Fenn將於二月中旬路過香港，歡迎你有機會或派代表前往商談經費問題。’托事部會議於十九日舉行，盼電覆可能性，接到這個電報的校長們，一致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並立刻報告了政府。燕京大學校委會主席陸志韋說：對美帝的利誘，我們不但這次置之不理，而且是永遠置之不理。金陵大學代理校長李方訓說：我對這事不但置之不理，並且已經告訴了南京金大，要他們把電文立刻在校內公佈，讓全校教職員工看看美帝國主義的無恥勾當。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吳貽芳說：我們非但不理這個電報，而且對美帝今後的任何利誘，我們也堅決不理。

(人民日報1月24日)

廣西服美國‘救濟’藥品中毒死亡者尚有多人

因服用美國‘救濟’藥品硫酸鈉中毒而死的我國同胞，在廣西永福等地繼續發現。據桂林廣西省醫學院靳為藩教授著文稱：除在柳州、黃冕等地死亡的鐵路工人外，1950年11月18日，永福縣立中學教師魏惟到該縣私人診所治病，服用美製硫酸鈉後八小時即死亡，經桂林廣西省立醫院化驗結果，證明所服用硫酸鈉是用以殺昆蟲的砒鎂酸鈉。此外，在解放以前因服該項藥品中毒而死的尚有住桂林市的13歲女孩廖榮桂(1948年6月)‘偽來賓縣政府職員王偉如(1947年12月)’1947年11月和1948年1月在賓陽、柳城等縣也曾發生同樣情形。靳為藩教授特就此事在桂北日報上提出嚴正控訴說：“這是美帝國主義毒殺中國人民的又一鐵證。這筆血債我們一定要索還！”廣西省人民政府衛生處據此已通知所屬縣市醫療機構及私人醫院診所，嚴格執行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規定，停止使用美國‘救濟’藥品的硫酸鈉。

(新華社稿1月4日)